

罗森作品



白银之歌

第二部

帝都武举大考，谁能力克群雄，一举夺冠？
帝后夺权，新皇能否逆转帝国格局？

在史上最荒唐又最具深意的武举大比中，
四个立志改变命运的年轻人，能否扭转帝国未来？

团结出版社



白银之歌



第二部

帝都争霸

作者



 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银之歌. 2, 帝都争霸 / 罗森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3.7
ISBN 978-7-5126-1807-7

I. ①白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6758号

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北京易天新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使用,
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复制。

出 版	团结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电 话	(010) 65228880 65244790
网 址	www.tjpress.com 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	710mm × 980mm 1/16
字 数	320千字
印 张	17.5
版 次	2013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	978-7-5126-1807-7/I.790
定 价	26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白狼歌

② 帝都争霸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三十四章 正气浩然，穿天下坚 /001
- 第三十五章 食物链环，重在有人 /008
- 第三十六章 大道之行，天地本源 /015
- 第三十七章 万马千军，破城之拳 /022
- 第三十八章 追风踏云，九天之箭 /029
- 第三十九章 睥睨四海，笑傲九州 /036
- 第四十章 隆隆者来，水淹密室 /042
- 第四十一章 老戏再开，谁人上台 /048
- 第四十二章 投资招商，奇货可居 /053
- 第四十三章 亲仇家恨，切齿誓雪 /060
- 第四十四章 卑鄙无耻，双天至尊 /068
- 第四十五章 易筋锻骨，折刀虎断 /074
- 第四十六章 无良大师，害人不浅 /082
- 第四十七章 时来运转，美女投怀 /089
- 第四十八章 神阻杀神，苍天霸皇 /096
- 第四十九章 黑衣怪客，助人为善 /103
- 第五十章 世途险恶，小心饮食 /110
- 第五十一章 计划多变，关关难过 /117
- 第五十二章 血眼赤目，新仇旧恨 /124
- 第五十三章 白马银剑，九门提督 /131

白浪歌

② 帝都争霸

- 第五十四章 人杰地灵，帝都难行 /138
- 第五十五章 明师高徒，鱼干狂人 /145
- 第五十六章 最终理想，天下太平 /152
- 第五十七章 荒坠偃王，青凶兽王 /159
- 第五十八章 英雄豪杰，知己难寻 /165
- 第五十九章 万马千军，尽于一击 /172
- 第六十章 魔鬼交易，不愿平凡 /179
- 第六十一章 一剑横破，天下止武 /186
- 第六十二章 如幻似真，皇极日落 /194
- 第六十三章 刃带晚照，枫凉艳刀 /202
- 第六十四章 金龙神威，天皇心剑 /209
- 第六十五章 随心所欲，只为喜欢 /216
- 第六十六章 晋级秘诀，唯爱而已 /223
- 第六十七章 直来直往，谁人可挡 /230
- 第六十八章 纵横快意，龙翔千里 /238
- 第六十九章 以血引血，龙剑破敌 /245
- 第七十章 皇朝秘典，帝王绝学 /253
- 第七十一章 捉影一瞬，横刀千斩 /260
- 第七十二章 死之魔眼，光彩落幕 /268

第三十四章

正气浩然，穿天下坚

当东方恋雪提出借剑，又说以剑为彩头时，陆云耕和胡虎都暗骂一声，这家伙绕了那么大一个圈，不惜拉两人下水，原来是为了那柄剑。文沧澜腰间的那柄长剑，自他现身以来，就不住地散发压迫气息与威煞，尽管刻意摘除剑鞘表面的装饰，弄成朴拙平实的乌木剑鞘，看来不那么起眼，但谁都明白，这定是一把非常高级的名剑，说不定还是神兵级别的兵器，没想到东方恋雪会狮子大开口，直接借着赌约，索讨此剑。

文沧澜却是另一种感受，这柄剑虽然名贵，却也没到损失不起的程度，自己刻意佩带出来，本就是想借此吸引这三人的兴趣，抬高价值，然后转手相赠，卖一个大人情，东方恋雪开口索剑，这无疑就是鱼儿上钩了，文沧澜着实一喜，只是听他口气好狂，夸口要中状元，微觉有气，这才问他考不上的结果，待听见他拿命当赌注，又觉得不舍，一来是惜才，二来则是不想所做的投资白费，于是跨前一步，拱手奉剑。

“区区一柄俗物，何值东方兄以命相拼？只要此剑能派得上用场，东方兄尽管取去，宝剑赠英雄，此剑文某本就意在相赠，蒙东方兄青眼，文某这便将此剑双手奉上。”

“果然是大方的文老板，这么说，我们的赌约成立了，在场各位做个见证，日后可千万别说我占文老板的便宜啊！”

东方恋雪大笑声中，突然出手快如闪电，直袭向文沧澜腰间，这一着出其不意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陆云耕、胡虎站得较近，同时出手阻拦，文沧澜更是反应奇速，右手放开长剑，一爪平直下击，不仅速度快，爪上劲道更是雄浑，爪劲带起气流涌动，整间房内一时强风扑面，让陆云耕吃了一惊。

他完全没有想到，这公子哥模样的文老板，武功居然那么高！这一爪迅猛兼备，

拿出了真本事来，武功恐怕已练上第六级，甚至尚有过之，他绝对是天才型的人物！

陆云耕为之震惊，但文沧澜心中的惊愕只有更甚，因为他被逼出全力的这一爪，居然落了空，对方的速度更快一筹。

转瞬间，一道雪白亮光，如蛇如虹，更似天边疾电，乍然而现，锋芒之中的锐气逼人，所有人本能地后退避开，文沧澜更是飞快撤回了手，脸色骤白，尽管撤得飞快，却仍有不及，本来他握在左手的那口长剑，与雪白亮光一碰触，连鞘带剑，应声断成两截。

那口长剑，之前虽未出鞘，可是里面散发出的威煞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它绝非凡品，但与这道白芒一碰，竟像利刃砍豆腐一样，稍沾即断，陆、胡两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而这道白芒最终停敛，在东方恋雪的手中显露模样，赫然就是那条白玉龙腰带。

“哈哈，献丑了。”东方恋雪一抖手，白玉龙带缠绕上他右臂，平顺柔贴，看不出半点杀伤力。

在东方恋雪出手盗取的同时，不只是胡、陆、文三人有反应，周围更传出连声炸响，门扇破碎，十几名持刀武士自四面破门、破墙而入，观其身手，全都不是弱者，力量强横，杀气腾腾，一下就将三人包围住，陆云耕、胡虎暗叫不妙，东方恋雪却像没看到一样，只是抚摸着臂上的白玉龙带，大笑说话。

“好东西啊，南荒大山里的霓龙丝，经过特殊手法锻造，一灌输真气进入，坚逾铁石，砍金断玉，如摧枯拉朽，这是一等一的好兵器，有这样的神兵在手，何愁状元不到手？我要多谢文老板的盛情了，刚刚你说了要把身上的剑送我，你大贵人金口玉言，可千万别反悔食言啊。”

刚才文沧澜慨然赠剑，是要赠那把已然断成两截的名剑，哪想到东方恋雪如此眼尖，更以话术设下圈套，将上品神兵夺去，如果以兵器品质而论，刚才那把未出鞘的名剑，与之一沾即断，剑威相去有若云泥，可是，这条白玉龙带文沧澜贴身收藏，显然是他视若拱璧的防身利器，哪有可能赠与他人？

陆云耕看了东方恋雪一眼，再看看旁边那十几名随时要动手的武士，知道此事难以善了，更有一种被拉上贼船的感觉，不过旁边的胡虎却开始摩拳擦掌，对着那十几名武士，显得跃跃欲试，只要有架可打，他就不管什么是非黑白了。

相较于他们两人，打出现以来一直表现得风度翩翩的文沧澜，此时却脸色铁青，五指不自觉地反复曲张，显然愤怒到了极点，他目光盯着东方恋雪的手臂，誓要将之取回，周围的武士见到主子这等表情，全体往前逼一步，真气灌注于刀上，只待一声令下，立刻就要将这三人的分尸。

身临险境，东方恋雪仍是笑嘻嘻地不当回事，眼见情势一触即发，文沧澜身躯微微一动，东方恋雪却像是喝醉酒了一样，摇晃两下，踉跄数步。陆云耕以为他中了什么暗招，不假思索，连忙抢上一步，将人护在后面，正想开口调解，文沧澜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表情由盛怒归于平和，又像之前那样，恢复微笑。

“宝剑归于英雄，尤其慧眼独具的英雄，更是人中之龙，有足够资格运使此剑，今日文某有幸将它暂借予东方兄使用，但希望东方兄……别忘了自己的承诺。”

话很客气，但比之先前的诚意，这时话里已多了一分狠意，玉带虽然暂不取回，

可是最后东方恋雪若没考上状元，这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而且，恐怕还是不死不休。

“没问题，文老板做得那么漂亮，小弟自当守诺，那么……我们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请！”

文沧澜挥了挥手，十多名武士让出了一条路，让东方恋雪等人得以通行，可是看着三人走出数步，他又忍不住补上一句。

“此剑材质虽软，一贯之真气，却可穿天下至坚，故曰浩然，正气浩然，东方兄既执此剑，请勿忘浩然初衷，万莫做出有辱此剑的行为。”

拱了拱手，文沧澜似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不再言语，目送他们离开。事实上，要强行压抑怒气，真是很吃力的一件事，刚刚他差一点儿就亲自出手，将剑夺回，并把这三个不知死活的人斩杀，要不是……

周围十几名武士，面面相觑，他们多是文沧澜的家将，追随这位主子时日不短，更知道这条玉带的重要性，主子的心情可想而知，照说那三人活该死无葬身之地，却不知主子为何放他们离开，还替他们担了天大的责任，实在让人想不通！

“我觉得……你也未免太会惹事了。”

“嘿嘿，只有这样吗？老大你还不如说，你们根本就被我强拉下水，绑上这艘贼船的。”

离开中二斋，回到东方恋雪所住的“浮萍居连锁酒店”，三人之间几乎是才关上房门，就有了剑拔弩张的气氛。

“别紧张，路上我想过了，要说被你拉上贼船，这说法就过分了，毕竟一切因我而起。”陆云耕正色道，“若不是因为我，你和胡师弟也不会被卷入这件事，其实是你们被迫上了我这条破船，眼下大家同在一条船上，我没有责怪你的资格和理由。”

陆云耕能如此平和地说出这些话，东方恋雪有些意外，因为回来的一路上，他明明感受到陆云耕的不满与怒气，本来还以为要大费周章地解释，没想到陆云耕会主动想通关键，这代表……他有着很强的自省能力与责任感，别的不论，单说这种心性……倒是成为大侠的基石。

“既然现在大家立场一致，有些事情我还是希望你能交代清楚，为何你要主动挑衅那位文老板？”

“这个……如你所知，我是贼底子嘛！看见好东西就手痒，他送给我们三流的兵器，自己身上用那么好的，我怎么能忍得住？忍不住，当然就想办法弄到手喽。”

“不对，我信你贼性难改，但贼的胆子通常不大，更懂得见好就收，文老板都已愿意退让一步，将剑暂借予你，你还不停向他挑衅，好像恨不得他跳出来砍你，这不合贼性，也于理不合……都这时候了，你还不说真话，那就没意思了。”

东方恋雪看了陆云耕两眼，发现这个带些土气的年轻人，不是没有判断力与见解，只是初临江湖，有些反应迟缓而已，当他慢慢适应过来，本身的资质便开始发光。

而在东方恋雪开口前，一直在拿酒往嘴里灌的胡虎，忽然插上一句：“我支持东方，那个姓文的家伙，打从一开始我就看不顺眼……”

“文老板或许是在利用我们……好吧，不只是或许……”陆云耕道，“不管如何，我们受人恩惠是事实，人家没有对不起我们，我们不能受了恩还反打一耙。”

“确实，但我们有权争取对方的重视，哪怕被利用，也是相互利用的合作关系，

不能被人当成是可任意操弄的工具。”东方恋雪道，“从我看到他们安排给老胡的兵器后，我就发现了他们的想法……对抱持这种想法的人，我们表现得太尊重，只会让人看不起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胡师弟的兵器有问题？”

“以生灵魂魄来铸造兵器，造出来的都是凶兵，平常都供给军用，凭着战场杀伐之气，也都还镇压得住，毕竟这种量产的货色，虽然也是高级品，但兵刃中封入的兽魂只是普通兽类，不是什么妖兽魔怪，威力有限，以虎魂来说，平常为了便于操控，大概封个两三头进去，就差不多了。”东方恋雪道，“但这柄战刀，足足封了九头虎魂，我肯定是特制的，因为军中为免反噬，铸兵从不会放入九头凶灵。九为阳之极数，物极必反，令此刀处于一个相对不稳的状态，再加上本身的凶性，它变成了一把危险东西，极易引发反噬，如果持刀之人威猛雄霸，就能驱使九虎凶魂，倍增威力，可是稍有不慎，又或是刀主受伤体虚，这把凶刀随时会祸主反噬，非常要命……”

“有这等事？”

陆云耕吃了一惊，用担忧的眼神望向师弟，胡虎倒是听得兴趣大起，将酒壶抛到一旁，把玩起九虎战刀，对其中风险毫不在乎，咧嘴笑道：“一世练武，要是连几头畜生的魂魄都没法驯服，庸碌无能，活着也是多余，不如死了干净。”

“我想姓文的大概与老胡想法差不多吧，所以才特别送这样一柄凶刀给我们，考验我们的能耐，如果我们无福消受，就算我们三个死光，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。”东方恋雪道，“既然他有意考验，我便还以颜色，表现我们的能耐给他看看，至少要让他明白，我们不是可以任他搓圆捏扁的东西，哪怕他想捡就捡，可别想说丢就丢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表现得无比狂妄！”

“老大，坦白说，我认为姓文的或许没有什么恶意，但他肯定是个很严格的赞助人，要是我们没有自立自强，保证最后会被他一口吞掉的。”

“对了，那我的这双手套，会不会也有什么要命的地方？”

“老大你的那双手套，是很难得的光系法器，照理说，光系法器很难藏什么阴人的手段，不过一切也很难说，待我过后找专家研究一下，就知道状况了。现在我们还是先整理一下方向，来个考前冲刺，哪怕只是临时抱佛脚，也要抱一条粗腿，别捧着臭脚丫当宝。”东方恋雪道，“还剩三天不到，你们两个预备练些什么？先说来听听。”

“胡师弟练刀，我……想试试练易筋经，刚刚拿到了首三层的秘籍，还有太乙真宗的噬嗑雷剑，听说现在很多太乙真宗的高手都在练，如果能练成几招，多少也能提升战力。”

陆云耕说着，脸上忍不住露出笑意，取得易筋经秘籍绝对是意外之喜，这东西如今虽是高价商品，但慈航静殿販售对象非富即贵，以陆云耕的家世背景，就算愿意出钱也买不到，更何况……他自己清楚，家里多半没有那份钱，所以能入手首三层的易筋经秘籍，已经是如同中奖一般的美事了。

“还真被我猜中了，你就只会拿易筋经当宝……老大，别的不讲，你有听说过在正常情形下，绝世武功在三天内练成的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异常的例子就不少，吃药、奇遇、灌功什么的，但正常的……”陆云耕抓抓耳朵，道，“这个真是没有。”

东方恋雪笑道：“我也没有听说过，易筋经虽然是绝顶神功，但你拿到的只是首三层筑基部分，没有后面的章节，又只有几天时间，练易筋经的效果不会比练国民健康操强到哪去啦。”

“那……我去练噬嗑雷剑，听说这门剑法威力若雷霆万钧，赶着练上三招两式，也能派上用场。”

“老大，真要是让你把时间花在那上面，你这场大比除了搞笑，估计也没什么别的事可以做了，太乙真宗的武功你知道多少？近两百年，他们走人剑合一的路子，先要挑一柄剑，练成本命剑器，然后人剑合一，什么绝学大招，都是透过剑器而发，剑器一破，失剑顿失五成功……”东方恋雪道，“你要练太乙真宗的剑？没问题，但请挑两百年前的古董剑法，别挑最新流行的东西，强是强了，可是请问你有剑器可用吗？没练成剑器，你用什么去发那一堆风雨雷电的？”

被东方恋雪劈头盖脸地批评一通，陆云耕也不生气，他很清楚自己的缺失，认真问道：“两条路都不行，那该如何？”

“双管齐下吧，其实你的基本思路没错，想找一门外功来补强，只是太乙真宗的剑你用不上。我建议你每日花半天的时间，修炼易筋经，筑基扎根。你本来的基础已经打得很好，又是慈航一脉相承，修习易筋经事半功倍，虽然短期内不见功效，可是快则三五日，慢则三五月，效果还是看得到。”东方恋雪从腰间闪电取出一本书册，“至于另一半时间，你就用来练这个！”

“这是……”陆云耕看见书皮上的字，表情登时变得古怪，“你……你从哪里弄来的？这么冷门的东西，你……”

“哈哈，也是从中二斋那边顺手摸出来的，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真正为你准备的东西，想你未必会拿，就先替你留着了，我敢打包票，练上几日，保证会给你惊喜的。”

处理完陆云耕这边的事，东方恋雪转望向胡虎，也拿出一本秘籍，胡虎看着秘籍，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。只是东方恋雪的动作令他意外，他也不废话，直接就把那本秘籍撕得稀烂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老胡你这边我就不啰唆了，本来我也替你想好了一条路，但我后来发现你成竹在胸，好像另有自己的底牌，那就不需要我多管闲事了，一句话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”

“成！”

胡虎点了点头，似对这个安排很满意，陆云耕不知道这师弟是哪来的信心，但他看来确实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。

“那……东方，你要做什么？”陆云耕佩服东方恋雪的见识眼光，指点别人头头是道，但他自己要如何考前冲刺？这点实在让人好奇。

“我？我又不像你们这些名门子弟，根基扎得好，有得冲刺，我就算临时练什么功，几天内也难有成效，不如做点儿更实际的。”

“什么实际的？”

“说得好，把你们的手套与战刀都交出来给我，我拿去找专家鉴定修改，这可

以帮助我们整个小组战力大增，比我个人临阵练武要有意得多。”

“你……你别忘记，自己夸下海口要考状元的，如果考不上，你可是和人赌了性命……”

“哈，虱多人不痒，债多人不愁，我经常拿人头去赌的，反正输了就赖账，姓文的想要我脑袋，慢慢排队去吧！”

东方恋雪说着，拿起手套与战刀就往外走，陆云耕只来得及补上一句：“就算打定主意赖账，你也别干有辱浩然正气的事啊。”话才说完，东方恋雪人已经出了门，至于话有没有听进去，只有天知道了。

“奇怪……总觉得，东方不像是在唬人啊！”陆云耕沉吟道，“他像是有一种莫名的信心，这种信心从哪来的啊？状元哪！”

东方恋雪认识的人不少，魔门本身也不乏优秀的炼金术师，但既然人在帝都，自然要利用现有资源，东方恋雪一出门就放飞金箔纸鹤，约凤香来见，地点还是上次的豆花摊。

东方恋雪斜斜倚靠在墙边，看着街上行人，微笑的表情忽然一下扭曲，跟着便剧烈咳嗽起来，尽管没有咳出血来那么严重，但五脏翻涌，持续不断的狂呕感觉，也够难受了。

“好厉害！这种修为已经超过高阶，进入地阶了……不，力量还是其次，这世上的地阶高手起码有一千几百人，但能够把力量运用得如此巧妙，足堪位列世上的绝顶人物，姓文的背后居然有这等高手！”东方恋雪很清楚自己的暗伤从何而来，早先在中二斋，盛怒的文沧澜要翻脸动手，眼看情势一触即发，文沧澜忽然消怒罢斗，旁人还以为他涵养绝佳，恐怕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，一切并非如此。

当时，文沧澜耳朵微动，东方恋雪一看就知道，这是有人在用传音之法对文沧澜说话。传音之术，用魔法或武技都可以做到，而自己所修炼的魔门秘技，则可以窃听真气传声，不露形迹，一见文沧澜在听传音，立刻运起秘术，想要听听到到底是什么人藏在幕后，文沧澜显然还不是最终的黑手。

结果，自己刚运起功法，居然就被人看破，这点其实很不可思议，因为像这类的秘法，属于刺客、杀手之流的专业技巧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行功时外表绝无异样，会被人看破，实在没有道理，但这没道理的事却硬是发生了。

“年轻人见好就收，不要太嚣张，如果听不懂人话，硬要拉黑手出来，我就亲自负责，把你一双耳朵从头上撕下来！”钓鱼钓久了，偶尔也是会钓到大白鲨的，放狠话人人都会，但这狠话却伴随一股雄浑力量，直贯耳内，弄到自己刹那间天旋地转，仿佛醉酒，踉跄之间险些跌倒出丑，想不服软都不行。

真是厉害，回想起来，还心有余悸……此人恐怕已经臻至由武入道的境界，帝国内有这样的人物？唔，不愧是帝国，高手如云，就是不知道出于哪个派系。

想得出神，旁边被人轻轻敲了一下，抬头一看，正是男装的风香，星眸灿然，正用纳闷的眼神看着他：“什么事情急着找我？你好端端的，一个人在这发呆干什么？”

“嘿嘿，自然是有我的事要忙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找你有两件事，一是我需要大量的魔法卷轴，这是你的老本行，帮我准备吧，这是清单。”

“为什么我要帮你准备卷轴？我好像没欠你吧？”

“你是没欠，但父债女还啊，你老爸当初在白银谷，答应要把量产卷轴的方法和设备给我，但是他走得太快，来不及履约，你是他女儿，总不会赖账吧？”东方恋雪说着，还故意亮了亮手上的同命戒指，以示并未撒谎，“生产卷轴的设备，被你用微缩空间带走，再加上你老爸对我的承诺，我不找你找谁？动作要快，我赶着用的。”

凤香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，既然是爹答应过你的，我就应承下来，但制作卷轴需要时间，你如果赶着要，我可做不出来，另外，材料要你自己负责张罗，我、我手边没什么钱……”

“没钱？哈哈，这个容易之至，刚好现在就有个机会，我有两件东西给你，你帮忙看看，里面有没有什么危险要注意，又能不能帮忙强化一下，我比照委托，算钱给你。”

“嗯，你倒是一副从来不差钱的样子，东西拿出来我先看看，先说在前面，我的收费可不便宜。”

“成交！”

东方恋雪将手套与战刀取出，凤香接过一看，秀眉微蹙，对这把战刀的评价，与东方恋雪之前所说的一样，最后的结论也是“竟封了九头虎魂进去，制造这柄战刀的人，若不是自以为是蠢蛋，就是存心想要坑人”。

“同感，那这双手套……”

“真难得，这是直接对力量进行增幅的法器，普通市面上能增加两三成的辅助法器，就已经是高级货，这个……起码可以增幅五成，而且还是光属性，正常发动之下，可以减弱对肉体造成的伤害……不过……”凤香抬起头来，锐利的眼神足以证明她完全就是此道专家，“这么用，对使用者本身的精气消耗很大，内力修为不强的话，扛不住啊。”

“意料中的事，光属性的东西要出纰漏，就只能往这方面引了。你有没有办法修改能量回路，让这玩意儿可以接受外部能量填充？我知道这需要很高的炼金技巧，普通炼金师做不到，但你……应该没问题吧？”

“把钱先付了，就没问题，这两件东西的改造费，收你熟人价，一百五十金币。”

“一百五十金币？你去抢啦！”

第三十五章

食物链环，重在有人

梵萨丹伦的东郊，早在数个月前便大兴土木，筑起几百座方形擂台，供本次大比之用。根据考试院的统计，本次大比由于规则上的变化，吸引很多人来参加，导致考生人数创新纪录，通过两层筛选，最终来到帝都参加大比的考生，足足有十一万多人，帝国且不论人才方面所得，光是报名费就狠狠赚了一笔。

十一万多考生，依照考试流程，在狭小如同茅厕的密闭空间内，写完自己的卷子交出，再进行基本的弓箭、骑术、武技的测试，最后抽签分组别，五十人为一组，上了指定的擂台，准备比试。

比试的内容非常简单，只要在两刻钟过后，成为擂台上唯一一个站着的人就过关，不管是所有人相互厮杀，支撑到最后一个，还是五十个人中的某人大发神威，干掉其余四十九人，总之，最后剩下的那个人就是赢家，不问手段。

这样的比试，在帝国历史上从未有过，全是仁光帝执意推行，把一众老臣气得吹胡子、瞪眼睛，认为这是将国家取才的大比，办成了庙会、杂耍一样的东西。更有军方高官私下嘲讽：“不知道是要选武状元？还是选武林至尊？”但无论人们喜欢与否，本届大比终究是照着时间流程，正式开始。

开赛当天，东郊的数百座擂台上，全部都是考生，每个人全力以赴，要先在这五十取一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

陆云耕正在其中一座擂台上，面对几十人的大混战，说不紧张就是假的，他是勤学苦练出身，却不是百战出身，从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大混战。在他们的三人小组中，东方恋雪很自然成了负责思考的头脑，开战前他没有指点应对战术，只是说……

“不用担心，只要相信自己、相信自己平时的锻炼，就足够了。你们都有足够的实力，只要签运不是太差，别刚好碰到日后的前二十名，就没那么容易被扫出

去……做人要豪气一点儿，如果以后上了战场，四面八方都是敌人，情况只会比这更恶劣，现在不过是要面对互相攻杀的四十九人，又不是千军万马，说来已经占大便宜了，要是连这都过不去，后面还有什么用？”

话粗理不粗，东方恋雪言之成理，陆云耕努力维持平常心，相信自己这些年来修行、苦练，凝气发劲，对着迎面杀来的敌人，抬手就是一拳。

在这座擂台上的五十人中，陆云耕貌不惊人，看起来绝不像是什么高手的样子，所以也没有成为旁人注意的目标，更没有被联手对付。不过，他就这么简单地一下跨步，直拳击出，就这么打中对方面门，将人打晕，然后，转向另一侧，出拳将身旁的一个武者打倒。

迈步、出拳……迈步、出拳……重复这样的过程，转眼之间，已经有十三个人倒下，虽不是败在什么绝招的赫赫声威下，但那么快就倒了十几个，一下引起周围侧目，擂台上所有对手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，二十多人以他为首要目标，群起来攻。

瞬间成为众矢之的，压力如同狂浪袭来，陆云耕瞳孔收缩，心跳加速，不过，他也体会到东方恋雪说过的那句话。

“会紧张就对了！一个人被那么多人围殴，只要是个人都会紧张的，你不要去想那些人的级数多少，都不准的，高阶武者中也有很虚的废柴，两级修为如果受过特殊训练，一样有可能秒杀地阶人物……从级数看实力太容易误差，我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……如果擂台上真有一流高手在，你根本没机会紧张，就已经被干掉了，他们甚至可以让你人头落地，才发现自己死了，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紧张，代表战局已经稳了一半……后面只要不觉得背脊发凉、想要喷尿，那就九成五没问题，放心去打就是了。”

诚然，二十几个人一拥而上，带给自己的压力，也就是心跳得快些，没有惊到流汗、吓得尿裤子，这些人……不是那么危险……

确认完这一点，陆云耕松了一口气，放手战斗。他的战斗方式很简单，甚至可以说是枯燥，对于迎面击来的每一拳、每一脚，他近乎不避不闪，直接迎了上去，让敌人的攻击打在身上，同时反击，看似两败俱伤的打法，但每次都是敌人躺平，他仍稳稳站着。

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五个、十个……越来越多的人倒在他所行进的道路上，里面有些拿刀拿剑的，刀剑砍来，陆云耕不慌不忙，举臂便挡，那双手套被东方恋雪拿去改造后，成了一双造型怪异的露指长手套，末端一直延伸至手肘，兼具了护腕功能，材质看似没变，却坚逾金铁，能抵挡刀剑劈砍。

其实，就算不靠这双护腕，陆云耕也有把握接下这些刀剑斩击，他这两天半的修炼，已经有初步成果，但身为军师的东方恋雪，所拟定的策略，就是在能够保留实力的情形下，不要一次把所有力量展露出来。

“我们可不是家底厚厚、手里东西很多的大富人家，现在手上筹码没几件，让人知道一件就少一件，如果人家都有了准备，我们就只有挨宰的份儿，所以，在非必要的情形下，尽量多留点儿筹码在手里，别一上场就都打光了。”

把握这个原则，陆云耕在这大前提下出手，令他惊奇的是，自己明明没有特别去观察每个敌人的级数，没有去判断这个敌人自己是否打得过，可是当自己高度专

注，只把精神集中于他们击来的每一招时，却很自然能感应到他们的级数与实力，发现他们的弱点，然后一击而破。

奇妙的感觉……两仪化量诀还有这样的变化？东方的建议真有一套。

陆云耕暗喜在心，但看在同擂台对手眼中，这个貌不惊人的方脸小子，简直平实到了一种恐怖的境界，乍看之下好像不是很出众，可是动起手来，就像是海边一块无比坚实的巨岩，承受无数浪涛拍击，屹立不摇，仿佛一个永不败倒的存在，随着被他一拳击倒的人越来越多，更渐渐形成一种气势，巍峨如山，反过来压得他的敌人喘不过气，胆战心惊。

这样的威势，陆云耕自己感受不到，只是察觉敌人的气势变弱，似乎发挥不出应有力量，更容易被自己打倒。到了只剩下最后三个人，三人之中，赫然藏着一个厉害家伙，看到陆云耕逼至面前，陡然间力量爆发，竟然是已练上六级的高阶人物。

此人不但打着隐藏实力的主意，个性还卑鄙得很，这一下爆发偷袭，冷不防地出手，还不是直接袭击陆云耕，先两掌翻飞，将旁边的两名考生推飞出去，撞向陆云耕，自己趁势一剑暗袭。

变化来得太快，几乎来不及反应，换作三天前的陆云耕，这一下肯定被打蒙了，然而，正施展两仪化量诀探索敌人动向的他，心无旁骛，敏锐地察觉到气流涌动，双掌如穿花蝴蝶般推出，拍在迎面撞来的两人身上，消去他们身上的掌力，将人推卸至一旁，而那致命的一剑，则在此时刺来。

“去死吧！呜哇！”威猛的吼喝戛然而止，陆云耕间不容发之际，微微侧脸，让这一剑刺空，而那人几乎是扑过来一样，高速撞向陆云耕，而陆云耕愤怒的重拳则闪电轰在他脸上。

高速撞高速，这股力量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，陆云耕的重拳几乎完全打进那人面部，鼻梁什么的整个打碎，如此霸道的一拳，让那人连哼都没来得及哼，直接伤重晕死过去，而陆云耕直至把染血的拳头收回，这才一下惊醒过来。

“奇怪，我是怎么打倒他的？这人……这人的力量明明比我强得多，为什么挨一下就倒了？我……我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把他打倒了？”

陆云耕只觉得难以置信，但怎样也好，人确实是已经躺倒，再也起不来了，负责监考的裁判看到胜负已分，急急忙忙带着医疗人员上来，进行治疗与善后，陆云耕浑浑噩噩地下台，脑中犹自想不明白，自己是怎么打倒力量高自己一两级的强人的，周围却忽然响起掌声，惊愕之余，才发现监考裁判宣布，发现那名被打凹面门的考生，居然是作案多起的采花大盗，直接予以缉捕，陆云耕意外打倒了采花大盗，为民除害，将予以特别加分奖励。

听着附近看台上的如雷掌声，陆云耕喃喃道：“这种仗……打得太莫名其妙了。”

这是陆云耕的感想，但也是很多人的共同心声，数百座擂台上的数百个战局，呈现多种不同的走向，有些人非常倒霉，明明本身的实力不错，却因为和少见的高手分在同一组，没有机会获得相符的成绩，就已经含恨被轰出局了。

不是每个高手都喜欢高调，在数百场擂台战中，也有部分的场次是如陆云耕这样，一个人扫了全场的台，战斗方式平实无奇，都是直直一条线走出去，或是掌劈，或是拳打，或是指戳，一招一个，每次出手都没什么特别，但成果绝对惊人，从擂

台这边走到那边，其余四十九人全部躺倒。

那些都是刻意低调的高手，相较于他们，一些控制不住发招威力的“低手”，出招往往惊天动地，弄到擂台上一片混乱。

这种情形早在预料之中，当初大比的规章公布，许多人就已预料到这种情况，仁光帝在规章中大开方便之门，一切辅助器具，从神器、神剑、魔法器、魔法卷轴……一概不禁，全部允许使用，这种百无禁忌的比赛规则，所造成的必然结果，就是大量“卷轴战士”的出现。

凡是出得起钱的富家考生，考前就拼命抢购各种魔法卷轴，一上了场，不用动手，打开卷轴，猛放各种攻击魔法，搞到数百座擂台上，起码有七成火光、电芒大作，要不是擂台四面都下了强力封印，肯定会形成连锁破坏，数百座擂台爆出一个巨大的蘑菇云。

陆云耕的那一场，不是没有人想用魔法卷轴，只是情况太乱，放的人来不及把卷轴放出的魔法招呼在他身上，就倒霉地败下阵来，这固然是陆云耕的运气，同样也是那个人的运气，因为“卷轴战士”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当的。

很多豪门子弟都认为，一件神器胜过十年苦练，只要手上拿着强力兵器，身上装配超防甲冑，再猛放魔力卷轴，把实力之争变成钱包厚度比斗，夺取名次就易如反掌，却完全忽略了魔法师的实力审核标准，从来就不是力量强大与否，而是使用力量的精准度，一套魔法越是强大，就需要越高明的运用技巧，才能发挥出真实威力，稍微一下用得不好，结果就像三岁小孩玩大刀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那些意图靠卷轴来晋级的蠢蛋考生，确实达成了横扫全场的目标，但很多却是用半自爆的方式在进行，他们搞不清楚手中卷轴的用法，只以为攻击魔法越强越好，为了要大出风头，甚至不惜血本，直接施放高阶魔法要帅，却完全没想过，在不甚宽敞、被强力结界封锁的密闭擂台之上，施放高阶攻击魔法，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。

所谓魔法，是运用天地之间自然能量的一种技术，本质超不脱物理范围，没有物理基础的人，最好别玩魔法！魔法不是给脑残玩的！

这是帝国紫禁龙宫的大魔法师，教导门徒时的衷心之言，在此时有了最佳的实际举证，那些乱放强大魔法的傻鸟，虽然多数身上都装配强力防具，可是不懂得运用卷轴的他们，同样也没有妥善使用魔导器的智慧，哪怕靠着防具的强韧，保住性命，却也被过强的反震力、爆炸力轰飞出去，跌落擂台，失去资格，而那些在擂台上惨被波及的人，则是最可怜的一群，比较幸运的，还能拖着轻重伤，等到医护人员上台救治；直接当场毙命的……死了就死了。

当然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即使在这样的混乱战局中，仍不时有高手脱颖而出，毕竟这种程度的胡乱攻击，难不倒高阶武者，会被淘汰出去的，也只是实力不足的失败者。

脱颖而出的人物，基本上都是各帮各派的高手，胡虎就是其中之一，九虎战刀经过改造后，变成了一把柄杆长长的大刀，由胡虎这样的巨汉来使，变成了一件超级杀器，在他的擂台上，也碰到了乱放高阶魔法的卷轴战士，但同样拥有高阶战力的他，不把那些火焰放在眼里，将一口真气运遍全身，凝血肉为铜皮铁骨，强扛着火焰风暴冲至擂台中央，手中的大刀狂舞如轮。

“啊啊啊……”那么威猛的一把大刀，轮转如飞，那种画面光是想象，就让人战栗，而在胡虎的手上，激转的大刀荡漾猛虎金芒，随着他的狂舞，化为一道金色旋风，火焰全被吹散，这道金色旋风吹至哪里，哪里就被疯狂破坏，碰着什么就烂什么，根本变成了一个超级粉碎机。

与他同擂台的敌手，先是被莫名的火焰魔法轰得晕头转向，又给这个人形粉碎机吓得胆胆俱裂，哪里还有半点儿斗志？纷纷跳下擂台逃命，只恨爹娘少生了一双腿。

身为已入高阶的武者，胡虎在考生中绝对算得上高手，高阶武者结合强力兵器，整体威力提升了不少一个层次，虽然没有到所向无敌的程度，却也不是普通考生能够抵挡，金色旋风过处，无不披靡。

如此强悍的战力，并非胡虎一人独有，在数百座擂台，似他这样的情况有几十座，一眼看去，全部都是各门各派的成名人物。同为名门，慈航静殿一脉的表现绝对出色，特别是碰上魔法卷轴的强力攻招，那些本是僧侣的慈航弟子，尤其占有优势，看家本领“拂拭神通”一出，袖袍扬动，什么风火雷电都被抹去，对那些卷轴形成完全压制，而胡虎的师兄金龙，如今还俗改名的刘孤峰，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慈航静殿金字辈的第一人，更是派系中备受力捧的人物，修炼的当然不会是普通禅功，而是慈航静殿四大神功之一的易筋经，真气到处，整个人笼罩在一片蓝光之中，凝力发劲，一拳一掌，气力大得不可思议，轻易击倒周围对手，还有他修炼的“天龙禅吼”，张口一喷，周身苍蓝气劲化为光焰，再形成一条蓝焰光龙，呼啸着飘向四周，狂扫一圈，将整座擂台上的人全轰飞出去，引起附近看台上群众惊呼不断，威风到极点。

太乙真宗的门徒，自也不会让慈航弟子专美于前，天下驰名的太乙剑器，在各个擂台上纵横飞舞，因驭剑者修为深浅，而有不同的结果，有些被轻易打落，甚至打断，驭剑者也像垃圾一样被踢下擂台，这些都是修为未精便上场的代价，但真正将剑器练成的高阶剑师，其剑器堪比上品神兵，能挡风火雷电，他们仗剑在手，斩风破地，是同场敌人最大的梦魇，顷刻之间，剑斩四方，胜负已定。

慈航、太乙两派子弟，不负圣宗盛名，在赛场上表现出色，而除了他们，各显其能、力争胜利的别派高手也不少，其中自然少不了帝国权贵子弟，那么多的官二代，绝不可能全是草包，里面亦有实力精强之人，配合强力装备与兵器，过关斩将，取得了晋级的资格。

陆云耕眼看各派高手尽展能为，心中惊叹，一方面暗叫侥幸，幸好没有撞上那些人，否则自己可能连初赛都过不去：一方面又觉得奇怪，因为自己虽然凛于这些高手的技巧与力量，却没有那种要冒冷汗、想要喷尿的感觉，换句话说，这些高阶武者……只是厉害，并不恐怖……是这样吗？

自己的赛事结束，陆云耕立刻寻找队友，很快找到胡虎，两人会合之后就要找东方恋雪，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，因为两天半以来，东方恋雪忙里忙外，替两名队友准备武器，当军师给出修炼意见，却没怎么见到他自己修炼，也搞不清楚他的实力到底如何，那家伙行事古古怪怪，该不会如此不按牌理出牌，两名队友成功晋级，他自己初赛就被淘汰出局吧？

两人找了半天，没看到东方恋雪，正感困惑，有其他考生跑来告诉他们，他们